



良心茶遊記

●良 心

## 僑界奇人司徒美堂(下)

在前往重慶的一路經歷，成了司徒美堂人生的重大拐點。他在沿途看到了國民黨的暴行和腐敗，還眼睜睜看着他組織華僑為抗戰捐贈的物資和款項，被國民黨官僚私吞。到達重慶後，司徒美堂又了解到國民黨利用抗戰弄虛作假、侵吞海外僑胞捐款和僑匯的一些黑幕，不勝懊惱。

蔣介石和宋美齡深知司徒美堂在美國的勢力和海外華人身中的影響，想勸說他加入國民黨，作為國民黨和海外華僑、洪門各堂口的聯繫樞紐，幫助國民黨加深和美國的關係，爭取華僑更大的支持。因此在司徒美堂到達重慶後，蔣介石和宋美齡恭恭敬敬地稱司徒美堂為「叔公」，到訪必迎，出則親自攙扶到門外，並許以國府委員之職。但司徒美堂因為目睹了國民黨腐敗和大後方民眾的困苦，對國民黨感到極為失望，他不但拒絕加入國民黨並不願接受國民黨的封官許願，反而兩次拜會了在重慶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及其夫人鄧穎超。

周恩來向司徒美堂介紹了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情況，還向司徒美堂轉達了毛澤東「歡迎美堂先生在方便時訪問延安」的邀請。在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及民主人士交往中，司徒美堂覺得周恩來代表的共產黨無論從思想還是行動上都遠比國民黨要開明得多。兩相對比思考，司徒美堂感受良多，在思想上發生很大變化，更加傾向共產黨。

1943年，古稀之年的司徒美堂經印度返回美國後，即前往加拿大、古巴、秘魯、巴西、巴拿馬等國，向華僑宣傳抗戰並報告國內抗戰真相。隨着抗戰接近勝利，國內政爭更趨激化，司徒美堂希望自組政黨走平衡國共兩黨的中間路線。香港淪陷後，香港致公黨總部宣布停止活動，但海外致公堂各堂口依然活躍。1939年10月，司徒美堂聯合美洲各地的洪門堂口，成立了「全美洲洪門總幹部」，司徒美堂親自出任監督。1945年3月12日，「美洲洪門懇親大會」在紐約舉行，決定將洪門致公堂改組成海外華僑政黨「中國洪門致公黨」。司徒美堂當選為全美總部的主席。他在會上聯合美洲各華

僑報界發出著名的《十報宣言》，提出「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還政於民，召開國民代表會議，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張。

蔣介石看到司徒美堂在海外特別是美國的影響越來越大，就再次邀請司徒美堂回國共商國是。1946年4月，司徒美堂應蔣介石之邀回國。他帶着10位美洲各國洪門代表從紐約乘輪船回國，準備到上海召開「五洲洪門懇親大會」成立華僑政黨。蔣介石不想司徒美堂倒向共產黨，就指使國民黨中統特務系統策劃操控，在上海支持司徒美堂召開了全球洪門懇親大會，宣布成立「中國洪門民治黨」，選舉司徒美堂為主席。但不久中統就操縱民治黨改組，取消了司徒美堂的主席職務，完全掌控了民治黨，讓民治黨披着中間派外衣蒙蔽海內外洪門人士，實則成為國民黨的政治幫兇。

年近八旬的司徒美堂連續兩次被蔣介石戲耍，又受到中統特務的玩弄，感覺非常羞愧。1947年7月，憤恨至極的司徒美堂公開發表聲明，宣布脫離「中國洪門民治黨」。並一生氣跑回美國，在美國不斷抨擊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內戰。他多次拒絕蔣介石的邀約，甚至對蔣介石來信連看都不看就直接撕毀。蔣介石先後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和上海大亨杜月笙去斡旋，勸說司徒美堂回國議政，都被司徒美堂斷然拒絕。

1948年春，司徒美堂在中共香港工委副書記連貫的大力幫助下轉到香港。當年5月，司徒美堂便在香港公開發表聲明，響應中共發布的「五一勞動節口號」，擁護中共召開新的政協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之後司徒美堂又急返美國，部署安良堂和洪門僑團發動華僑支持祖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在返回美國前，司徒美堂親筆書寫《上毛主席致敬書》，表示衷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遣責蔣介石政權專制獨裁。毛主席1949年1月回信司徒美堂，邀請他回國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司徒美堂收到毛主席的邀請信那天晚上，戒酒20年的他大開酒戒，喝得爛醉。

1949年8月，81歲的司徒美堂甩掉跟蹤他的國民黨特務，從舊金山飛回香港。在周恩來的周密



●司徒美堂出席開國大典。

作者供圖

部署下，司徒美堂和李濟深、譚平山、黃炎培、司馬文森、郭沫若、沈鈞儒、柳亞子等政治和文化賢達先後從香港秘密乘船北上，輾轉到達北平。司徒美堂到北平後急着想見毛主席。那時毛主席還住在香山雙清別墅。雙清別墅位於香山南麓的半山腰，地勢比較高，路陡不好走，要乘吉普車上去。毛主席生怕已過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路上顛簸，吩咐警衛人員把自己的藤躺椅綁成一個簡易的「人工轎子」，4個人把司徒美堂抬到別墅會客廳的門口。毛主席候在門口台階迎接，雙手攙扶着司徒美堂「下轎」。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司徒美堂代表美洲華僑出席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據說在會議為新中國定名時，有提議可簡稱為「中華民國」。司徒美堂堅決反對，他肯定了孫中山的貢獻，痛罵蔣介石的黑暗腐朽，認為新中國國名中不能再保留「民國」兩字。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前舉行。成千上萬的群眾聚集於天安門廣場，在城樓之上，人們可以看到一位精神矍鑠、銀鬚飄動的老人，他便是司徒美堂。在美國打滾了70年的他，就站在毛澤東主席身邊，親眼見證了新中國誕生的偉大時刻！新中國建立後，司徒美堂接受周恩來總理挽留在北京定居。他始終保持與海內外僑胞的密切聯繫，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和問題，並向他們宣傳黨和政府的各項政策。在他的影響下，不少海外英才紛紛回國參加國家建設。

1955年5月司徒美堂因腦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司徒美堂公祭大會，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贈送花圈，司徒美堂的遺體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何香凝在司徒美堂的墓誌銘中指出「司徒美堂先生一生所走的路，反映着國外愛國華僑自鴉片戰爭以來所走的道路」，這是對「洪門元老，一生愛國」的司徒美堂的最高褒揚。



文化解碼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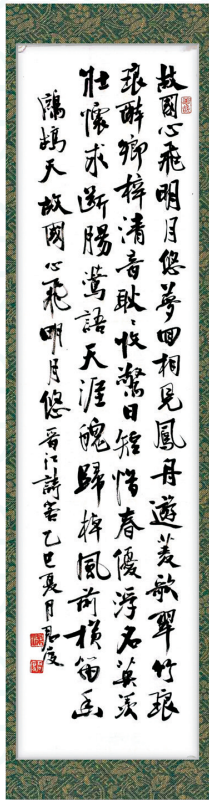
### 鷓鴣天·故國心飛明月悠

晉江詩客 鞠躬

故國心飛明月悠，夢回相見鳳舟遊。  
菱歌翠竹琅琅醉，鄉梓清音耿耿收。

驚日短，惜春優。浮名莫羨壯懷求。  
斷腸鶯語天涯魄，歸棹楓前橫笛幽。

乙巳年五月廿一  
2025年6月16日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 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

今天分享一下，敦煌莫高窟王道士的故事。

王道士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在100多年裏，對於他的評價一直爭議不斷——有人把他定義為倒賣國寶的罪人；也有人說他是一個無知的、愚蠢的盲目信仰者；人說他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他對莫高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管理和修復，清理了很多堆積的沙土，甚至把損壞的佛像進行了修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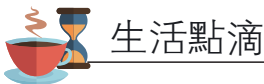
王道士最崇拜的一個偶像是玄奘法師，當他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藏經洞以後，一個英國人斯坦因，來到莫高窟找到了他。

對於斯坦因，王道士一開始是懷疑和抵觸的。斯坦因小心翼翼地靠近他，一直想增進兩個人之間的信任。

突然一日，斯坦因找到了一個方法，他對王道士說：「我也是唐玄奘的崇拜者，當年玄奘去往印度西天取經，從印度請來了這些珍貴的經典。今天，我希望把這些經典、這些玄奘法師崇拜的經文，送回到印度去。」

當他說出這番話的時候，王道士相信了他，用現在看來極低的價錢，把洞窟中的經書賣給了斯坦因。

其實在我個人看來，王道士是那個時代的悲劇者。



生活點滴

●後人對王道士的評價爭議不斷。  
作者供圖



他發現藏經洞之後，去往了縣城給縣官匯報。在沒有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之後，他甚至還給慈禧太后寫了一封信。但是這封信，慈禧太后從來沒有看到過。

之後，法國人、俄羅斯人、日本人、瑞典人、美國人等紛紛來到敦煌。大概有4萬件的文物，最終流散在13個國家。

王道士在晚年開始裝瘋賣傻，也有很多人認為他真的已經瘋癲。他就在這樣瘋癲的晚年中，離開了人世。

一個悲劇性人物，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留給後人對他評論紛紛。

●羅大佐

## 一幅書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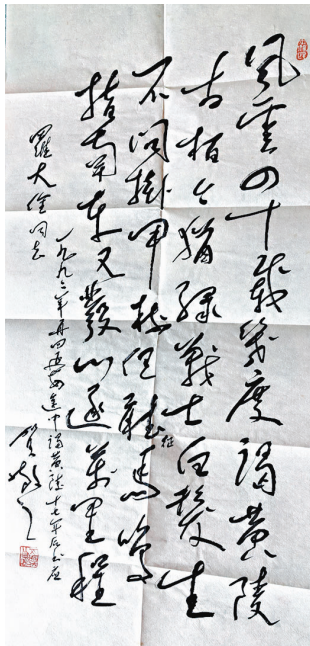
「我想一想吧。」賀老說：「好吧，你想好了告訴我。」

回到家裏，我想，賀老是當代著名詩人，為什麼不選一首他的詩呢？於是拿出他送給我的《賀敬之文集（二卷）》翻閱起來。當翻到《謁黃陵》這首詩時，覺得甚好，於是打電話告訴了他。賀老說：「好。」接着又說：「可是這首詩有點長。」我說：「賀老，您的詩寫得很嚴謹，少了哪一句都不太好。」他說：「那好吧。」

第三天是周末，清晨我還沒起床，賀老就打電話來了。他說：「你是羅大佐同志嗎？我是賀敬之呀。你前幾天要我給你寫的字，我寫好了。我寫了三幅才寫好的。可是人老了，寫好後才發現『但聽征馬鳴』這句掉了一個『征』字，不過我給你添在旁邊了。最後蓋印章時，把印章又蓋反了。」我連忙對他說：「謝謝賀老，不要緊的，這樣才珍貴呢。」賀老又說：

「我給你蓋了一張正着的印章，你裝裱的時候就用這個印章把那個印章覆蓋了吧。」我連忙說：「謝謝賀老！謝謝賀老！」剛要放下電話時，我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對他說：「賀老，您不是寫了三張嗎？您的書法是寶貝，可不可以一起寄給我呢？」賀老一聽，嚴肅地回答：「不行！」接着又補充：「我扔了。」我連忙回答：「好的，謝謝賀老！」

幾天後，我收到了賀老寄來的書法作品，看到有句旁邊添了一個「征」字，但沒有那張順着印章的紙片。不過這樣不是更好嗎？



●賀敬之寫給作者的書法作品。  
作者供圖

### 詩詞度墨香



詩詞偶拾

●張明瑞

### 人間如此美好（外一首）

時間拍下翅膀，沿途卸下  
日落，卸下黃昏  
春的門檻就打開了  
大地一片墨綠；陽光和煦  
幸福像忽然長了繭  
人間原本就是如此美好  
遠處的群山、樹木  
眨着眼睫毛，似乎在  
告訴我，更好的世界  
在下一個時刻就要來臨

#### 一朵花開的聲音

綠道兩旁，鮮花與樹葉  
沙沙和鳴，一隻水鳥滑過  
湖面，牽走我婉轉的視線  
綠道與湖裏的氣息在  
空氣中交匯融合

風聲悄然隱退，一粒花蕾在我  
眼前輕晃，似在撥弄獨有的  
光亮，我佇立綠道  
雙眼蓄滿湖水的澄澈  
聽到一朵花開的聲音